

把信仰走成远方

□陈国庆

九十年前，一群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人，从赣南的夜色中出发，把脚印刻进了万水千山。他们没有地图，只有一团不灭的火；他们没有归途，只有一个笃定的方向。二万五千里，每一步都是对信仰的丈量，每一程都是向远方的跋涉。如今，秋风又起，山河无恙。当我站在岁月的渡口回望那条蜿蜒的路，忽然明白——长征从来不只是一段历史，它是一种行走的姿态，把脚下的泥泞走成坦途，把心中的星火走成黎明，把信仰走成远方。

长征，从来不止是史册上的里程数字，而是一场以生命践行初心的伟大远征。九十多多年前，风雨如晦，山河飘摇，民族危亡的阴霾笼罩华夏大地。一群心怀赤诚的追光者，怀揣着救亡图存的初心与改天换地的信仰，从于都河畔毅然出发，告别故土与亲人，踏上了漫漫长路。没有坦途通衢，没有粮草充盈，这支步履坚定的队伍，以热血为炬，以信仰为灯，开启了二万五千里的绝境逢生。

这一场远征，是用双脚书写的篇章，用

热血浇灌的征程。二万五千里山河迢迢，每一寸土地都烙印下坚守的痕迹。湘江碧水呜咽，沉淀着无数年轻将士的赤诚忠魂，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防线，用生命为胜利铺路；大渡河水奔腾，铁索寒桥凌空高悬，勇士们踏破艰险，奋勇冲锋，于绝境中杀出希望之路；皑皑雪山冰封千里，寒风刺骨、氧气稀薄，战士们顶着风雪前行，以坚韧对抗荒芜严寒；茫茫草地沼泽遍布，饥寒交迫、危机四伏，他们相依相伴、守望相助，以初心抵御无尽黑暗。

长征的路，是绝境中的逆行，是黑暗中的奔赴，是一条浸满鲜血与汗水的艰辛之路。他们是少年郎、是普通人，却在乱世之中扛起千斤家国重担。缺衣少食，便以草根树皮充饥；天寒地冻，便以彼此体温取暖；身陷绝境，依旧心怀山河、眼有星光。他们深知，脚下的路，是救亡图存的路；心中的信仰，是民族新生的希望。正是这份纯粹而坚定的信仰，让这支历尽磨难的队伍，跨越千难万险，冲破层层封锁，用一双双脚，丈量出民族重生的宽度，走出了震惊

世界的人间奇迹。

何为信仰？是绝境之中依然向阳的笃定，是苦难之下绝不屈服的坚韧，是明知前路漫漫，依然义无反顾的奔赴。长征路上的信仰，是寒夜里的星火，是迷雾中的灯塔，是支撑着无数仁人志士，穿越风雪、踏平坎坷的精神脊梁。他们以脚步为笔，以山河为纸，以热血为墨，在苍茫天地间书写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不朽誓言。那些远去的身影，那些沉淀的热血，那些不灭的初心，穿透九十年岁月风尘，依旧熠熠生辉。

何为远方？是雪山之巅那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，是草地尽头那一缕破晓的微光，是每一个平凡日子里，我们依然选择相信、选择出发、选择前进。九十年过去了，长征路上的草鞋早已化为尘土，但那双草鞋丈量过的精神海拔，依然矗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。远方不是望尘莫及的符号，而是用一生去走过的路程——走过山重水复，走过柳暗花明，走到白发苍苍，走到山河锦绣。

如今我们不必再翻越雪山草地，不必再历经枪林弹雨，但每个人的人生征途、民族的复兴之路，都是一场全新的“长征”。前行路上，依然有艰难险阻，有风雨考验——科研工作者深耕实验室，以坚守突破技术壁垒；基层工作者扎根山野乡村，以实干守护万家烟火；边防战士驻守雪域边疆，以忠诚守护山河无恙；万千普通人坚守岗位、逐光前行，以平凡书写不凡，接过时代的接力棒，不负山河盛世，不负先辈热血，不负时代荣光，在各自的征途上步履不停，奔赴属于新时代的远方。

新时代的长征，从来不是复刻过往的苦难，而是传承不改的信念。在平凡的生活里，坚守初心便是信仰底色；在平凡的岗位上，全力以赴即是新的长征。每一份默默的坚守，每一次不懈的奔赴，都是对长征精神最好的致敬，都是对先辈信仰最好的传承，都是镌刻在华夏大地上最动人的红色印记，都是一场信仰的淬炼与精神的重生，更是一步步走成星辰大海、民族复兴的壮阔远方。



土城记忆

□江琳

●木船

这是一只普通的船
船身、木梁、木筏
刻满沧桑的皱纹
像极它曾经的主人
那位帮红军摆渡的老船工

这不是一只普通的船
在纪念馆明亮的光影里
在当年红军登岸的那棵黄桷树下
无声
陈列成一道不朽的风景

●渡口

赤水河咆哮而过
一叶叶木船连在一起
就是一支支冲锋的利箭
一排排木船靠在一起
筑起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

冲啊，冲啊
雄壮的呐喊声穿透河谷
震撼天地
一面面鲜艳的红旗招展
在一个个渡口登陆
像一簇簇山花
开遍山野

●故居

门牌缄默
一个个敬仰的名字，记录
他们曾在此落脚
伟大的谈笑声穿过门槛
坚定的脚步声
踏在被草鞋磨亮的青石板路

打土豪，开仓、放粮、放盐
一段段滚烫的记忆
都被收在那些光辉的院落

艰辛与胜利

——观电视剧《征途》有感

□杨力

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《征途》近期在央视播出。该剧反映了1935年6月红一、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，红军在外部围追堵截和党内路线之争的双重压力下，那段生死存亡的艰难日子。

两河口会议、沙窝会议、毛儿盖会议反复确定北上方针，南下之争却始终未息。这种“自己人跟自己人较劲”的煎熬，比任何一场正面战斗都更消耗人的意志。剧中有一个情节，把“抉择的煎熬”落到了每一名战士的脚下。两河口会议虽然确立了北上方针，但张国焘的迟疑消极耽误了作战时机，原定的松潘攻坚战因此错失战机，红军只能被迫放弃有路可走的北上通道，踏入那片被当地人称为“十有九个去难归”的茫茫草地。当地歌谣唱的是“卅里草地廿里水，荒无人迹鸟不飞”，可红军硬是一步一步走了出去。这条路的代价，不只是体力的透支，更是每一步都在为前方那个迟迟无法统一的决策买单。

与之对照的是，红军进入川西北藏羌地区后，国民党勾结地方土司，封锁粮食、囤积物资，企图彻底断绝红军的补给。剧中有一段令人揪心的情节：羌寨头人邓林听信谣言，带领大批族人把红军征粮小分队团团包围，小分队陷入生死危机，直到一位被红军救助过的羌族老阿妈挺身而出，才化解了这场干戈。筹粮、借路、争取信任，每一件事都拿命在赌。长征的艰辛，从来不只是雪山草地的海拔和气温，更是每一天都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、下一步路能不能走通的煎

熬。

如果说路线之争展现的是长征在“大历史”层面的艰辛，那么剧中李中权一家的命运，则将这种艰辛落到了血肉之躯上。

李中权一家九口参加红军，父亲和兄妹先后牺牲或失散。剧中有一处细节格外扎心：部队准备翻党岭雪山前，李中权把身上最后一块糌粑掰给母亲，母亲却转身塞进小弟嘴里，又把自己仅剩的一点盐巴包好，悄悄放进他的挎包。她没有说自己走不动，只催他：“快走，队伍不能等你。”李中权走出很远再回头，看见母亲拄着木棍，带着弟妹一步一步往雪线挪。那一刻他明白，北上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无数母亲把儿女交给队伍，又把队伍当成儿女。后来母亲没能走出草地，可她的脚印，早已和千千万万红军的脚印连在一起。

长征的胜利，不只是军事上的突围，更是人心的汇聚。《征途》用大量篇幅呈现了红军与藏、羌等各族同胞休戚与共的故事。1936年1月扩编的藏民独立师，承担了大金川一线的警戒、打击反动土司、为红军筹粮筹畜、保护交通等任务，为红军筹过大量粮食、猪牛羊和柴草，配合主力守住了丹巴到道孚、绥靖、边耳几百里通道。北上不能走通，不只是领袖拍板的事，还要看当地群众肯不肯借路、出粮、收伤员。红军的胜利，从一开始就不是孤军奋战，而是各民族在绝境中相互托付的结果。
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《征途》以精心打磨、全实景的川西北拍摄，将这段“会师之后”的历史搬上荧屏，它提醒我们：长征最打动人的，是一群人在最黑暗的时候，选择了继续往前走。胜利来之不易，今天的幸福生活值得珍惜。同样，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，我们也要认准方向，顾全大局、依靠人民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征途。



蔡风

《长征精神永放光芒》

□简贵莲

桂香茱萸蕴秋光

□舒春梅

茱萸少一人”的怅惘。可我想，对爸妈这代人来说，登高就是站在高处，让目光漫过屋檐，看看远处的河流与村庄到底长什么样。

半山腰有株老桂，花粒精致娇软，金光闪烁。我扶着母亲凑近闻了闻，她笑着说：“香，像小时候我给你买的桂花糕。”父亲则望着山下层层叠叠的屋顶，忽然说：“那红顶的房子，是你三姑家吧？”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那些熟悉的轮廓、散落的记忆，都在高处变得清晰起来。

休息时，我拿出备好的茱萸香囊，给他们挂在衣襟上。母亲捏着布袋问：“这是啥？”“北方重阳节有插茱萸的习俗，大诗人王维还为此写了诗。”

我没告诉他们诗的内容，一旦说，他们就该想起哑伯的离去，嫂子

的意外了吧。

“重阳佩茱萸，是古人习俗，为辟邪求吉，更是提醒后人，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，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”母亲听罢，摸了摸香囊，没再说话，眼眶却红了。

到了山顶观景台，风大了些。父亲扶着栏杆，母亲挽着我的胳膊。远处城市在秋阳下泛着温润的光，近处的山峦被秋色染成深浅不一的褐与金。我举起手机，给他们拍了张合照；父亲微微侧身让着母亲，母亲靠着他的肩，两人都笑得有些拘谨，却掩不住眼底的笑意。

那一刻我忽然懂得，所谓重阳，从来不是某个特定的仪式，而是让操劳了一辈子的人，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被搀扶着走一段路。

下山时，我走在他们中间，一手

挽一个。父亲胳膊瘦骨嶙峋，母亲袖口磨起了毛边。他们脚步慢，我就慢下来，像小时候他们等我学步那样。路过一株红山果（红籽树），母亲忽然停下，指着艳丽小果：“你小时候，还被这果吃坏过肚子。”

“都多少年的事了，你还记得？”原来成长路上的细碎瞬间，都会被爱我们的人悄悄收藏着。

“当然记得，你爸就不知道了。”母亲眯了父亲一眼，眼神很复杂，像得意，也像心酸。

“我当年去砌堡坎攒学费，现在不陪着你了？”父亲说着，攥紧了母亲的手，继续往山下走。

“今天真好。”走到山脚，母亲轻声说，温柔地笑。

父亲没接话，只悄悄把香囊往怀里拢了拢。

看着他们，我心里涌起感动。原来我带爸妈登山，不是补偿，而是补白，补上欠了他们多年的陪伴，补上他们错过的仪式感。

